



何琼崖 臧志雅著

长剑秦弓

上集

華夏出版社

I247.5
3444

长剑秦弓

(上)

何琼崖 臧志雅

华夏出版社

1989年·北京



B 613330

长 剑 寒 弓

(上、下册)

何晓笛 戚志雄

*

华 夏 出 版 社 出 版 发 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柳芳南里)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北京通县燕山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31.5印张 677千字

1989年8月北京第1版 1989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15,000册

ISBN7-80053-533-2/·151

定价: 11.35 元

(共两册)

I247.5
3444

长剑秦弓

(下)

何琼崖 臧志雅

华夏出版社

1989·北京



B 613339

目 录

第一章	迟到的主人	(1)
第二章	诗画会贤士	(29)
第三章	故乡归来人	(51)
第四章	神秘的来访者	(76)
第五章	一个奇特的女子	(110)
第六章	一笔古董生意	(134)
第七章	春来酒馆的贵妇人	(161)
第八章	教授的妙计	(192)
第九章	愿化清泉润春色	(228)
第十章	初次会故知	(267)
第十一章	在花亭街别墅	(311)
第十二章	城隍庙风波	(368)

第十三章	葛除奸贼	(405)
第十四章	抉择	(436)
第十五章	密阴	(468)
第十六章	红房子	(503)
第十七章	醉杏楼寿宴	(547)
第十八章	血腥的试探	(595)
第十九章	卖鱼桥头的风波	(634)
第二十章	巧炸军火舰	(662)
第二十一章	绑架	(686)
第二十二章	夜闯吴府	(715)
第二十三章	甬江河畔的枪声	(741)
第二十四章	冲出敌寇警戒线	(766)
第二十五章	爱情的负荷	(785)
第二十六章	乌云翻滚	(818)
第二十七章	地狱里的血与火	(867)
第二十八章	探监	(902)
第二十九章	刑场	(943)
第三十章	日本女郎反一击	(983)

第十六章

红 房 子

走下一级级石梯，日光随之黯淡，杂沓的脚步声越来越显空洞，接着出现一座笨重的窄窄的厚铁门。

走在前面的大汉“咣当”一声，把沉重的铁门拉开。紧紧拽住华春四个彪形大汉，将华春狠狠往里面一推，解开他身上的绳索，拉过一副粗重的铐子铁镣紧紧铐住了他的手脚。随后，又是“咣当”一声门响，传来一阵上锁的声音。

华春站了起来，整了整身上的西服，缠住手脚的镣铐足有百把斤，这帮狗东西！

华春挺直身躯朝四下望望，暗沉沉的地下室，没有窗口，靠近天花板的墙檐上只有几个小气孔。

初春时际，这四面正方的石屋里到处返潮，水泥地上湿漉漉的，白石灰墙上粘乎乎的，一股股寒气从四下里钻了出来。

华春想找个地方坐，空荡荡的啥也没有。

小气孔透进来的，仅有一点的光线渐渐地消退了，地牢里暗得象四面密封的黑洞。

他在思索：真晦气！到底是自己哪里出了差错，竟被特务们轻易地抓到这种鬼地方来！

他竭力追忆自己在侦询过程中的每一个活动。他脑海里

忽地一个闪亮：茶馆里！……对，是在茶馆里！

……茶馆里，人声嘈杂，小报童挟着装满报纸的大帆布袋挥动着手中报纸大声叫嚷：“卖报，卖报，最近新闻，又有两具无名尸……”

华春在临街的窗户前一张方桌旁坐下，点了几样茶点，然后向窗户喊：“喂，买报！买报！”

小报童闻声立刻穿过嘈杂的茶座，转弯抹角，从人与桌间来到了华春面前：“先生，要哪样报？”

“波城日报。”

“好嘞！波城日报！”

华春拿起报纸，没看上几眼，茶泡上来了。华春点点头，端起杯盅缓缓地呷了一口绿茶。不愧是“一品香”茶室，泡出来的茶果然醇香无比。

忽听见淅淅沥沥的声响，华春朝玻璃窗一望，下起小雨来了。他忽然想起李平曾写了一组春景的诗，他记不全，有一首题为《春雨》的绝句，他依稀记得是这样四句：

竹帘卷起柳丝牵，
白鹭群飞意悄然。
苑上梨花春带雨，
波城春色何处妍？

他领会到，春色在波城已找不到，全为强暴的侵略者及汉奸走狗们毁坏了！

思绪由此而落到如何及时侦破敌巢上。他透过玻璃窗，目光落在斜对面一幢古老而死气沉沉的小楼房。

阴暗的天空，冷湿的雨帘，灰色的垣墙，使这幢房屋罩

上一层阴森森的气氛。

几天来，华春施展各种手段，暗访了附近街坊邻居，对这座灰色小楼房原来的主人情况有了一些了解。旧宅主人是个孤寡老人，原是清末文职官吏，曾在北平同文馆当过差。民国以来，他就深居简出。通身遗老派头，长袍马褂，厚白布底青面靴，迈八字方步。到了三十年代，脑后还拖着一条焦黄的小发辫子。左右街坊还是从进出这幢房里的老佣人口里知道那旧官吏的情况。他死得那么突然，连那个昏愤的老佣人也在同一天消失了。大白天里，人们再也没看到那扇小铁栅门打开过。

没有亲眷、与世隔绝的老官吏去世后，那幢房屋是没有人居住的。

然而，这家茶馆的老板娘断定夜间斜对面的房屋里有灯火，甚至还看见人影映在窗帘上。老板娘见华春不肯相信的样子，她一拍巴掌发誓，要是自己瞎讲，立时让天火烧了她这片茶馆店。她楼上的卧室窗户正对着那幢灰色楼房，那会假吗？

华春听了老板娘的话，深知这中间有蹊跷。他告诫老板娘要小心，说：“真有其事，你也不要对外人讲；弄不好，你这片茶馆店真有遭一把火焚个精光的危险。”老板娘听了，舌头伸出，半天缩不回去。

这时，华春拿着《波城日报》遮住大半个脸，眼光时时瞟向那幢小楼房。

他想着：前日清晨，从那扇难得开的铁栅门里走出两人：一个老学者模样，一个是浓装艳服妖冶非凡的年青女子。华春哪里肯错过这个机会，可是没跟上一段路，一辆奶

黄色的流线型大轿车将他们接走了。

当晚，华春沮丧地向李平讲了这情况，谁想这正是一个惊人的发现。李平让他看一张照片，照片摄影光线很暗，华春还是一眼认出照片上的老者正是从那幢灰色楼房里出来的老学者，那女的无疑是贞由美子了。

李平告诉他，这照片上的人正是进出浪沧街那幢红砖楼房时被我们的人暗地偷拍下来的。华春顿时来了劲头，向李平说：“我不出三天，定查出灰房子的秘密！”

昨夜，他还施展功夫，窜进那幢小灰楼里窥察了一番，却没有什么发现。

他不相信查询工作到此会突然中断，今天又早早地坐到灰房子对面的这家茶馆里来。

老板娘对一个三十来岁的脸色灰暗的人说：“喂，你不是时常说对面那幢房子的产权也有你的份吗？想赚笔大钱嘛？喏，那边一位先生是地产公司的襄理，看中了那幢房子，正愁找不到它的主人呢！”

“哦，真的么？”这个三十来岁、烟瘾气很浓的瘦小个子连忙窜到华春的面前，问道：“先生，您想买下那幢灰房子？”

华春从从容容地大腿交在二腿上，说：“是的。那幢灰房子现在的主人是您么？”华春打量这个烟鬼一番：显然是一个穷困潦倒的鸦片烟鬼。

“是的，是的，那幢楼房子现在归我……”

华春没多大功夫便将那人话匣子打开了，又得到了不少收获。

这烟鬼的一位堂伯姑母的公婆就是那幢灰楼房的主人。姑母和姑父早已去世，后来这幢房子的老主人也没了。这个

穷困潦倒的鸦片瘾极大的远房侄儿就动这幢房子的念头，想卖它发财吃鸦片。直到去年下半年，受托照看这房子的人才答应将这幢房子的房产权给他，不过还得等候一年再办手续。

华春再套下去，才知道那日本考古学家跟这清末老官吏是年青时在北京同文馆里认识熟知的，他们都有收集古文物的嗜好，又一起在日本读过书，老官吏去世，那位日本学者操办丧事。虽然奔丧的人寥寥无几，丧事办得冷冷清清，倒也尽到了礼数。

“我看你生活过得拮据，当初你那位老亲把别人推荐到昌隆去混事，你怎么不托托老亲也混个好差事呢？”华春跟他提起这事。

这句同情的话引出烟鬼的一番感慨，他说：“啊，我哪能跟那个凌先生比呐，人家是老亲那个老朋友的得意门生，在日本东京留过学，我家老亲对他十分器重，我又不常来，再说象我这样的人，老亲真看不上眼呐。”

“你说那个凌先生是那日本老学者的得意门生，这是真的？”华春脸上露出十分的不信任。

“千真万确，那凌先生跟日本老学者关系特别好，亲爷老子一般，凌先生还入了日本国籍，讨了日本女人养了孩子。”

“真的？”

“当然真的，老亲亲口告诉我的，还叫我不要到这幢房里来了。”

华春又问：“你老亲啥时候关照你的？”

烟鬼想也不想，肯定地说：“就在他死前一个月，我当时

还担心老……嘛——哟——，你作死啊！”

这时，突然一个客商打扮的大汉走过他们桌旁，重重地撞了烟鬼一下：“你这先生只顾讲话，就不知道让路吗？”

烟鬼大叫起来：“啥？一句道歉话也没有，还这样强横！”

华春忙拉着烟鬼笑道：“算了，算了，小事莫要去计较，还是谈妥这桩生意要紧啊！你这个人。”

烟鬼横了那客商一眼，狠狠地啐了一口。

那客商却冲着华春点点头，冷冷一笑。

华春心里稍微一怔，却也不把这大汉放在心上，他正被无意间获得这么多情报而欢喜，放松了警觉性，仍与烟鬼谈下去。

“你担心啥？我看，那幢房子的房产权并不是你的吧？这样无根无据，我是不好跟你拍板成交的。”

“是我的，真的是我的。”烟鬼急急地道，“我当时担心凌先生会看中这幢房子，去年年底前总算碰到那日本老学者，他亲口答应一年后办好手续，将这房子归我。”

华春追查细摸下去：“他没有提出别的什么条件？”

“没有。只是要我莫要向任何人提起有关这幢房里老亲家的一切事。嗯，先生，我只跟你一人提起，你自己心里有数，我不是在骗你，这些事到公司里莫要提起，跟别人也莫要谈起。可好？”

华春试探着烟鬼道：“你很怕那个老学者是不是？”

烟鬼心有余悸地朝四周望望，点了点头：“还是莫要多讲的好。”

华春笑笑，站了起来，他回顾了四下，那个大汉好象什么时候早离开茶馆了，他也没在意，真有点太大意了。他跟

烟鬼说：“先生，这幢房子你何时想卖，就跟敝人联系接头，敝人将以最优惠价跟你拍板成交。”说着递给他一张名片。

“多谢多谢。”烟鬼满脸是笑，恭恭敬敬地送华春出了茶馆。

华春笑嘻嘻地拉着他走了一段，又问了不少话。

在这条街的拐弯处，华春看看四周无人，低声对烟鬼道：“你老兄今后夜里不要再到那幢楼房里去捞东西了，被老学者撞见不是好事啊。”

“我……没钱……”烟鬼黄脸一下涨得通红，支支吾吾地不知说什么才好，他暗暗瞟了瞟地产公司人一眼，心想：他是神仙，怎么晓得他的事情？

烟鬼哪里知道这位地产公司的人昨夜里曾经潜入到那幢房里去过，且发现一件他现在正穿在身上的充满鸦片味的烂长衫——这是一个赖不了的证据。

华春又探问：“你晓得那位老学者前日来过这里吗？”

烟鬼马上回答：“晓得，他们拾掇了一夜，带走了老亲家的几只瓷瓶，把墙上几张老画也取走了。”

“傻瓜，这才是值钱的东西呐！”

华春最后重重地拍了一下烟鬼的肩头，转身走了。

……

这时，华春挪动一下脚，脚镣痛人，他想：差错在哪里呢？

他想起以前多次与敌寇打交道，都逢凶化吉，这次却吃亏了。

真糟，还没来得及向李平同志汇报，意外的事就发生了。幸亏没有回家，不然，连家都给端了。见鬼，那彪形商客的一声冷笑，非同小可，都怪自己有点让胜利冲昏头脑，

不冷静思考，茶馆里三教九流，你去摸人家底，人家不摸你的底，真该死！大意失荆州，应把烟鬼约到别的地方去谈……

一条林荫遮蔽的小街，华春正走着，突然一个大汉拦住了去路。几乎同时，背后又袭来一股拳风。

华春急忙往下一伏身，用“白蛇缠身”躲过后面来的冲拳，随即横起“外桩腿”，用力向那人大腿踹去，与此同时，他“白猿出洞”一掌又磕开拦路大汉的袭击。紧接着，是一场凶险的恶斗。

从那两个大汉的招式上看，是以柔术和空手道为主的日本武术，还掺和几下少林拳脚，技击上都颇有经验，肯定是红房子里的那帮日本特务。

华春不敢怠慢，他亮出了八极拳中的“六开八招”全套路，直打得拳风呼呼，险招频出。

他忽地发现又有几条大汉从街口窜过来了。事不宜迟，脱身要紧。

他忙用狠招撻开那两大汉的劈掌飞脚，趁他们后仰倒跌之际，双脚一蹬，施展轻功提纵术，一个“金鸡抖翅”拔地而起，谁料正跃到空间，一张网盖头盖脑甩了下来。紧接着，五六条大汉“饿虎扑食”般地将他按住，连网带人地捆绑了起来。

晦气！这帮日本特务果然厉害。

那个凌子云，好一个关野！他参加了日本特务组织，加入了日本国国籍，起了个日本名字，还娶了个日本女人做老婆养了儿女，如今却在昌隆商行里面冒充童男子，要拐骗李光宗的女儿李丽萍。这个连祖宗八代都不要的狗东西，真是埋在昌隆商行危及昌隆党地下组织与商行企业前途的最大

隐患。

唉，现在怎么办？

身体已陷在魔窟，自己死了倒是小事，这些新的情报怎样送出去？

华春焦躁，懊恼，紧紧攥住冰凉的铁镣，手里都捏出了一把汗水。

一切都是黑洞洞的。

华春摸索着倚靠到墙上。

他累了，他顾不得墙上那种令人厌恶的滑腻。他闭上了眼睛，脑子里还象沸水似地翻滚不停。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忽听得一阵起锁的声音，随即“咣啷”一声，铁门打开，灯亮了。原来这座地牢里还有电灯，华春心里一阵高兴。昏黄惨淡的灯光，照在六条彪形大汉的脸上，一个个横眉立眼，活象地狱里逃出的魔鬼。

“你是干什么的？叫什么名字？”一个脸上有条刀疤的大汉紧紧盯着华春，冷森森地查问。

“生意人，做买卖的。”华春回答，他按名片上的假名报了出来。

刀疤脸“嘿嘿”一阵冷笑：“先生，这可不是你的真名实姓，快说出你的真实姓名来好。”

“名片已在你们的手里，还用我再通禀吗？奇怪。”华春满不在乎地笑道。

一个大汉挤了上来，直盯着华春的眼睛冷笑着问：“先生，我们不是第一次见面吧？”

华春也认出他来了，他就是在茶馆里撞着烟鬼的那个彪形大客商。华春笑道：“我们在一家茶馆里吃茶见过面。”

“我对你先生很感兴趣，特地跑到地产公司去拜访你。很遗憾，贵公司根本就记不起有你这样的一个人。”那大汉满脸讥诮地盯着华春查问核对。

华春还是沉着如常地说：“是吗？他们怎么就把我忘了呢？”

“你少耍滑头！”刀疤脸叫吼道。他对那个装扮客商的大汉道：“把你那宝贝抖出来，让他看看！”

那大汉将什么东西往华春脸前一拎，差点儿没碰在华春的鼻尖上，立刻有一股血腥味冲来。

那大汉一下掀掉包皮布，华春吓了一跳：正是那烟鬼千瘪的头颅。华春心中恨恨地咒骂：这帮狗东西，杀害一个中国人，比捏死一只蚂蚁还随便，这一定是那文化特务头子樊关下的命令。

“怎么样？还认识这颗头吧！”那大汉张嘴露牙地狞笑道，“老老实实招供，要不，跟他一个样！”

“我是房产经纪人，跟那人讲房子买卖的事，你们无缘无故地杀死了一个人，还要我讲啥呢？”华春毫不畏惧地回答，声音不大，却显出威严。

刀疤脸霍地从腰后取出一根皮鞭，“啪”地在空间甩出一个响儿，冷笑道：“好一个经纪人，为什么要跟踪？”

华春反驳道：“请问，我跟踪谁了？”

“啪”的一鞭子甩到了身上，华春闭了闭眼睛，冷冷地望着眼前这帮恶煞神，不作声了。这时，他心想：这些日本特务训练得真有工夫，说起中国话来，跟中国人没啥两样，模样也分不出他不是中国人，要不是他们互相之间用日本话说话，真看不出是东洋鬼！

“说！你到底是什么人？哪里派来的？为什么要跟踪？打听那幢灰房子有什么用意？你快回答！快！”刀疤脸发出了一连串的问。

“我已经说过了，我是做生意的，不晓得啥跟踪不跟踪，你们自己看花了眼认错了人吧！”

“你胡说！”刀疤脸吼叫一声，就甩过来一巴掌。

华春敏捷地一偏身，刀疤脸扑了个空。这下，可气炸了，只听刀疤脸怪叫几声，五条彪形大汉蜂拥而上，扒掉了华春的外套，将他吊铐在墙壁上，几条鞭子同时甩了过来。

皮鞭的抽打声中杂着震耳的喝问，华春紧紧闭着眼睛，一声不吭。

华春又一次苏醒过来，小气孔里透进了几道细细而十分强烈的太阳光柱。

他周围的墙壁与地板上到处是鲜红的或乌黑的血迹。

“把他放下来。”一个苍老而冷峻的声音。

两条大汉将华春从墙上放下，架扶到一张靠背椅上。

华春闭了双目，忍住了全身的剧痛。

他睁开眼，冷冷地望着对面圈椅上坐着的老者，那正是自称为北平来的中国考古学家樊关博士。

这只披着文化人外衣的狼！——华春只恨前次盯梢时没将他收拾了。

“你还是好好说吧，你是什么人？为什么要跟踪我们？谁派你来的？为什么要打探那幢灰楼房？”樊关冷冷的声音不高，象文雅的人说话。

华春撩开额前湿漉漉一绺黑发，用袖口揩去嘴角边的血迹。他心想：看这架式，这个樊关博士正是这座灰房子的主